

# 湖南仔子進馬尾

記孫道仁、譚曙卿、劉建緒

鄒千里

自遜清光緒初年，左宗棠拜命閩浙總督，統率湘軍進入福建，駐節福州；湖南人便和福建省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傳說當時福建人的排外性很強，軍民間時起軋輻；左宗棠原擅所謂「堪輿之學」，認為福州省會三山之一的屏山，（另兩山是于山和烏石山。）上建有三層高樓，形成「傲主臨賓」之象，甚為不宜，於是命令把這三層高樓改成二層。說也奇怪，從此以後湖南人和福建人果然乳水交融，合作無間；並有很多湖南人就在福建成家落籍，由「南埃嶺」（福州話對外省人的稱呼，即「兩種聲」的意思。）而變成「齊甲能」（福州話「自家人」。）了。所以當年湖南流行有兩句話，說是「湖南仔子進馬圍，（即馬尾，閩江入口處。）好起來是福建，不好麼，是不見。」這意思，就是湖南的小夥子們到了福建，能够名成利就，衣錦還鄉的，當然可算有「福」有命，有「建」樹；否則，在福建成家立業，老死客鄉，不再還湘，豈不是「不見」了嗎。這兩句話固然內涵着無限辛酸，但，確也是實在的情形。這且不表，現在我要談談的，是民國以來

三位會主福建軍政的湖南軍人孫道仁、譚曙卿和劉建緒。

## 孫道仁有大將風

孫道仁，字靜山，湖南慈利縣人。生於清同治十二年癸酉；（一八七三）身軀魁偉，有大將風采。他父親孫開華，是左宗棠部下一員猛將，曾到臺灣來和日本軍作過戰。有一次一顆砲彈落在他的身旁，他倉猝間把所戴的涼帽摔過去，（涼帽是清制官吏所戴的一種草編帽。）剛好罩在那顆砲彈上，又恰巧砲彈沒有開花，於是軍中都恭維他是一員福將，同時傳出「孫開華的涼帽，連砲彈都罩得住」的口頭語。有好多軍中好誇大口的人，就用來表示有擔當，什麼都不怕的意思。

據說孫開華駐在廈門很久，時年已逾半百，尚無兒子，頗為憂鬱。有一天，看見他女兒的奶媽坐在內房，袒着雪白胸臆和垂垂的雙乳，不禁一時興趣，將她拉入床闌，如此那般一番；後來居然受孕，就生下孫道仁。這奶媽本是廈門人，且是有夫之婦；可是專制時代官權甚大，況又

既成事實，孫開華便付出若干銀兩，把奶媽正式納為偏房。接着又生了第二個兒子名喚孫道義，一般稱之為「孫老五」，是一位花花公子，與孫道仁性格完全不同。

清廷有一不成文的規章，就是封疆大吏或防守將帥，一律須將大兒子送到皇帝跟前充當侍衛。一面使他們有世受皇恩之感，一面也可視為人質。孫道仁既是將門之後，當不例外，於是從十六歲進京，在皇宮聽候當差，至二十六歲才出京，漸由都司參將等官職，至宣統元年才陞到第×鎮總兵，統領新軍，駐防福建。而新軍內仍多是舊日湘軍改編來歸標的，湖南人仍佔大多數。其時由日本返國的士官生，有標統許崇智，（字汝為，粵人，後充粵軍總司令。）管帶馮耿光，（字幼偉，粵人，後充中國銀行總裁，為梅蘭芳捧場之最力者。）舒厚德（字質甫，後改石父，以字行；蘇人，曾充江蘇省財政廳長。）等多人

作者簡介：鄒千里先生，湖南湘潭人  
退役政戰上校，現專門從事著述。

；頗極一時之盛。迨乎辛亥武昌革命義起，天下景從，福建省亦奮起響應。那時福建的革命黨會會長彭壽嵩，也是湖南人。（民國五年在長沙被湘督傅良佐捕殺。）並是官宦嗣裔，他父親做過清朝的御史之職，他和孫道仁是世交。福建反正初期，局面自甚紊亂，所有督撫官吏都避走一空，地方秩序全賴湘軍之一部份與革命有默契的部隊，出面維持。這時孫道仁只是單人匹馬，也企圖逃遁，已經化裝自南臺坐舢舨到了馬尾。事為彭壽嵩所悉，以為福建此時此地，非有一位職位崇高的軍事人物，出為鎮壓領導不可；於是約同地方仕紳和幾位革命首長，連夜趕到馬尾，多方警勸，甚至聲淚俱下，才把這位世受皇恩的孫道仁攔截回來，即日就職「中華民國軍政府閩都督」。同時通電全國宣告光復。

孫都督在任大約不到二年，袁世凱即將其宣召晉京，調任將軍府將軍。傳說是其任職都督期間，國父曾一度借胡展堂、廖仲凱兩先生蒞閩，被袁疑為會授機宜，待時異動的影響。其實孫都督本非革命份子，國父既已謙辭引退，更無機會授受；不過那時閩局的確非常混雜，在營士兵，胸無點墨，多為哥老會，乘革命勢力而一步登天，為官作宰的，實繁有徒。因之福建人也有不少由革命起家，聯絡地方士紳和在京官吏向袁世凱告御狀；結果北京政府發表原任滬甯警備司令的李厚基為福建省督軍，並派海軍總長劉冠雄（福建人）會同把福建的局面來一次澈底整頓。所有湘軍，僅閩北警備司令徐鏡清（漳州），閩西警備司令鄒雲彪（壽延）兩人以「閩中宿將」，獲得留任。

孫都督嗣後即未再出山，民國十五年會同返南一趟，住在長沙北門古吊橋一家南貨店的內進。筆者時年十四歲，會以世晚身份前往謁候，承其接見，並垂詢先父安葬等事甚詳，具見關心。其後不久，北伐軍興，未與繼續通問；嗣聞他曾在民國十六年到福建廈門去投親，（其女嫁給廈門林百萬林淑莊為媳。）二十年就因病客死福建。

## 譚曙卿命好福大

譚曙卿字鎮湘，湖南湘潭縣天馬鄉人。少孤零，未讀書，以刨「條絲菸」為業。（條絲菸是以菸葉積齊，紮緊用木板網夾起來，刨菸匠用一把刨刨木一樣的刀刨，將其一組又一組地刨下成爲菸絲，再裝上水烟袋的兜筒，舉火燃吸。）但儀表很帥，身材雖非修長雄偉，但顯得結實昂藏，尤其眉宇間饒多英氣。他廿餘歲時，在湘潭鄰縣的湘鄉永豐鎮一家菸店受雇刨菸，人稱之爲老譚。有一天來了一位遊方相士一見老譚，驚爲富貴中人，說他將來武官要做提督，（相當現在的總司令。）文官也應做到撫臺。（相當現代省主席。）隨着又給算命，其論斷如前，並說不出二十年，一定實現。但店裏聽到的，包括老譚在內，都不相信。因爲那時的撫臺，即所謂巡撫，必須文人纔能充任，老譚目不識丁，怎能做到？再說提督，固然可由勇敢善戰的一介武夫去爭取，然而老譚，是個鄉下工人，又有什麼投軍的機會呢？所以大家只有付之一笑罷了。真是無巧不成書，在這不久，店裏一個姓吳的學徒，因與店

東的閩女發生戀情，且珠胎暗結。吳某以此無地自容，逃往廣東去依靠一位充連長的哥哥。可是店東發覺吳某私逃，恐其家長向他索人，責有攸歸，十分惶懼。（其女雖懷孕，吳某尚無妻，不難協定婚媾之議。）因此多方揣測，最後猜定吳某，必定是去廣東，便差老譚選着這條路上追。當然吳某是遺棄小孩，走路遲緩，老譚已是成年，不費半天工夫，即把吳某追下；一把逮住，硬要拖將回程。但吳某却不是講過你將來會做大官嗎？你如果在鄉下刨菸，有什麼希望？我看你不如同我一道去廣東，我哥哥一定會照顧你的。」這話，果然煽動了老譚，就約定吳某在旅舍裏等他。他回家悄悄地刨菸的刨刀讓售與人，得了價款作旅費，漏夜仍去會同吳某，一逕前往廣東。

自後，老譚真的投「刨」從戎了，兩次由士兵以勇敢作戰升至連長，可都爲了賄錢打架而撤職。直至民國七年，粵軍援閩，許總司令崇智指派他手下的一位軍需長萬雲堦充任福建河田縣長，老譚與萬縣長是湖南老鄉，便跟着充一名傳令官；不久，遷陞爲縣警備隊長。在這時，他便和縣衙前一個縫洗衣服的老太婆的外孫女由認識而結婚，這就是他的同鄉舊部一向稱之爲「大婆婆」的那位夫人。據說這位夫人命運好，老譚和她結婚後，一帆風順，打仗必勝，遇缺即陞，到了民國十三年，他已官拜獨立旅長之職了。傳說今總統 蔣公整頓粵軍時，把許總司令請走後，只擔心許濟一師和譚曙卿一旅不肯就範；迨許濟解決，便派總參議朱紹良訪問譚曙卿曉以大義；而譚真可說是福至心靈，祇聽朱一開口，立即答復：「我誓死追隨我們的參謀長！」（蔣公

曾任專軍參謀長。因即派他爲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三師師長，順祝同爲副師長。民國十五年北伐軍興，何應欽率第一軍收復福建，譚即升任新編第一軍軍長，駐防福州。並兼任省政務委員會委員，對福建省政政務，具有高度的影響力。當年相士說他可任提督與巡撫的預言，幾乎全都應驗了。

但是譚曙卿究竟不學無術；他對部屬未能好好約束，任其胡作非爲；他自己天和一位執棒公子出身的第六團團長徐世英鬼混着。於是福建的革命先遣如方聲濤等，趁着寧漢分裂，陳銘樞出走，其部屬蔣光鼐、蔡廷楷無路奔投之際，便派人接洽來閩驅譚。

蔣蔡進兵福州之先，即已張貼標語數說譚的罪狀；譚却自命爲革命前輩，以蔣蔡爲後生小子，不信其會有何舉動，乃安然在一家姓劉的湖南人寓所，（劉家有二女，頗具姿色，稱大小喬，譚和徐世英分而佔有。）貪玩如故。當城防司令高義報告，請求頒發戒嚴令，譚仍置之不理，高只好自領所部，星夜撤離省會。最可笑的，當蔣蔡部隊去東湖解除第六團武裝，路過譚的軍部，軍部的門衛還以友軍相待，舉槍敬禮；等到他們收繳第六團械彈後，知道軍部虛有其表，一個突如其來的衝鋒號，指揮軍隊猛衝過去，竟沒有一點抵抗，譚的軍部立時整個完結了。後來還是一名老衛士逃出來報信，譚曙卿才慌慌張張，跑到南臺，轉向馬尾；不幸又爲海軍學校扣留，幸虧薩鎮冰做好人，才替他說了情，放他前往上海。十七年譚曙卿奉派爲中將獨立旅長，駐防海

州，因誤殺革命黨員二人，激起全國公憤，軍事委員會特組設高級軍事法庭，予以訊究。宣判無罪，他聽從部下羅某的慫恿，呈請辭職；旋即奉准免職，從此他便一蹶不興了。抗戰初期，譚到甘肅投奔朱紹良，遂客死蘭州，享年五十三歲。筆者民國十九年於役蘇州，因友人之外，曾訪晤譚曙卿於其西半月巷一號寓所，見其和易可親，絕非一般舊日軍人可比。後據友人稱：「譚君對牌賭，下棋，跳舞以及抽鴉片等玩藝都有癖；但一至作戰，則一切摒除，說不來，就截然而來。」假如所言屬實，這也不能不說就是他的優點。

### 劉建緒靠而不攏

劉建緒，字恢先，湖南醴陵人，保定軍校畢業，和何鍵是同期同學。他的堂兄劉建藩（崑嵩）曾充湖南零陵鎮守使，於民國七年南北戰爭，他乘輿在衡山渡過浮橋時，被風吹落湘江溺斃；後來葬在長沙的嶽麓山，就是有名的劉崑嵩墳墓。因之，他有個軍人家庭，從少年時代便充滿了軍人的習氣；性情豪放不羈，說做就做，容易衝動，所以人稱他爲「恢癩子」。例如他民國十九年至二十年間，充任湖南平瀏剿匪司令時，不論

復求意見；不料使他火了，幾隻巨蠶之輩，把彭灼的兩頰打得紅腫紫脹。他的理由：主席在這裏，你向我請示，分明是含有挑撥離間之心，非有不可！

劉二十五年春才繼何鍵充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路總指揮。（時何鍵已奉任爲長沙綏靖主任。）二十六年抗戰軍興，他率所部陶廣、李寬、陶柳、鍾光仁等轉戰淞滬浙閩等地，表現良好，獲得層峯賞識，受命爲福建省政府主席。關於他在福建主席任內所作所爲，因爲時日較久，且其能力也較強，自然比較孫譚兩公爲出色；但實際之得失如何？以距今爲時尚不太遠，福建朋友們知之頗多，我在這，不擬多作評述；不過他自鄧錕治的閩南土改，我是不敢恭維的。

民國三十八年春，我在長沙和幾位舊同仁去看候他，適值他有遠行，不及多談，僅寒暄數語而別。事後一打聽，才知他正銜着程潛的使命，往湖北河南聯絡，有意與中央作難，而企圖向匪靠攏。因此，我不敢再去親近這位老長官。後來聽說他畢竟靠而不攏，逃到香港，播遷於南洋各地。二十年來，應當够潦倒風塵，無家可歸的苦了。

以上所述孫、譚、劉三君，僅是略記而已；將來有暇，自當續予補充詳記。年來敘述近人故事的刊物頗多，可是所敘者，迭見或曾見於其他紀載，甚至尚不少文摘公，文抄公其人。筆者固見聞不廣，但入世數十年，頗願將個人的一知半解；俟機披露，藉作地磚引玉之資。